情系“万年青”

□刘时春

院内有一棵桂花树,栉风沐雨地挺立了二十多个春秋,它历经风霜雨雪,承接阳光雨露,一直在默默地成长着……

刚栽植时,它很细小,很软弱,高不足三尺,粗不过指头,瘦骨嶙峋,弱不禁风,但它青枝绿叶,四季依然,不管春夏,不论秋冬,不分昼夜,总是身披绿装,摇曳青枝。

我对它的爱源于孩提时代。少小的时候,自打有了它,我就与它结为密友,经常为它捉虫子,逮蚂蚁,无限春光里,我为它浇水培土,它给我赏心悦目,一派清新。冰天雪地里我为它抖雪减负,饶有兴致地从叶上取出许多叶一样形状的冰渍,乐此不疲,任由小手冰得通红,寒冷浑然不觉。后来我上了中学,需要住校,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对它端详良久,像对着初恋情人一样,诉说着少年如云的心事。它也是一个茁壮成长的“孩子”,婀娜多姿,端庄秀丽。月光里,微风中,它会“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洒落一地陆离的光影。后来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回家的机会就很少了,有一次我回家,竟惊讶地发现,它开出许多花来,好似释放憋了多年的劲儿一般,“疯狂”地怒放着,花香扑鼻,“肆意”四溢,招惹了不少攀折的人们,就连我的家人也都惊诧不已:“不是万年青吗,怎么开出花来了,原来是一棵沉寂多年的桂花树呀”。

是啊,它是沉寂太久了,正是因为它的沉寂,导致了它曾有过坎坷的命运。记得我的家人多次说过这只是一棵普通的万年青,不是桂花树,将它移走吧。但是不知经过多少次争论,最终它还是侥幸被保留了。它一直在默默地成长着,在急风骤雨下、在风和日丽中,喧嚣争论的总是人们!

如今的它,很粗壮,很坚强,高已越三米,粗已过碗口,枝叶润泽带雨,干茎活力喷薄,上面合拢似伞,下面绿叶成荫,经年青翠欲滴。尤其是每年的两次花季,清香遍地,沁人心脾,令人叹服,让人留恋!

然而它的美丽同样招致凶险的劫数。垂涎者络绎不绝,接二连三,有名门望族,有经商小贩,有单位,有个人。求购者变着花样地给我的家人做工作,价格也一路飙升,从八百元抬至两千元,还有人说,只要能成功移植到他家院去,愿出五千元。有的作了前期拍照,有的带来了洋镐、铁锹,更有甚者还带来了运载工具。毫无疑问,我的家人犹豫过,如果斩钉截铁地回绝,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闹剧。我不知道,破土移走这棵“万年青”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所幸的是,它并没有被移走。它一直在默默地成长着,在炎炎烈日下、在数九隆冬里,骚扰不停的始终是人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推移,我对它的爱愈加浓烈,或许是因为它是会开花的桂花树,抑或是因为由它的遭遇所折射出的生活的意义、昭示出的生命的真谛。

我爱“万年青”,万年长青!

申伯楼记

□吴高春

信阳城区,浉河岸边,公园南侧,绿树林中,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阁式楼房,名曰“申伯楼”。

一到楼前,便见檐下悬挂着一幅黑底金字的横匾,上写“申伯楼”三个大字。那字运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仿佛展现着一条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从外面看,楼高三层,里面却有四层楼面。楼呈方形,四面门窗走廊栏杆,朱柱白墙,灰瓦飞檐。一见此楼,便令人感到一丝古代气息。

进了楼门,便见一层大厅里,迎面有尊灰黄色的铜雕申伯立像。那立像身着周代衣冠,仕宦风度,须发飘然,衣带微拂。其表情庄严,若有所思,好像在为治理申国、振兴周室而操心;又若有所得,似乎看到当今太平繁荣的申城而安下心来。铜像背靠一面木质白墙,上刻工整的浅黄金字,简要述说了古申国从立国到兴盛的历史和楚灭申后立申县,南北朝、隋唐设申州的沿革,并介绍了信阳又名申城的来历。大厅的两侧,立两面方形大匾,上书《诗经》“崧高”篇,一面是原文,一面是译文。全诗多为四字一句,少数句五字,64句诗中就有14处写到“申伯”,还有些诗句中,简称为“伯”字。诗的开头说:“巍峨四岳是大山,高高耸峙入云天,神明灵气降四岳,甫侯申伯生人间”(译文)。诗的结尾是“申伯德高望又隆,晶端行直温且恭……曲调典雅音节美,赠送申伯记大功”(译文)。大匾的背面,刻有春秋古画,一边是舞蹈音乐,一边是战舰刀兵。那画抽象写意,似像似影,若梦若真,给人以思古的无限空间。

登上21级红漆木楼梯,便到二层楼。这里四壁有十面白色浮雕,雕工精细,笔法简洁,图形优美。浮雕的内容依次为:“受封于申”、“王饯于郿”、“南国赴命”、“申伯勤政”、“歌舞升平”、“整顿武备”、“褒姬受宠”、“申伯发兵”、“平王即位”、“说王东迁”、“迁都洛邑”、“东周肇始”。主要是说申伯精心治理申国,“改进石陶生活用品,发展金属生产,鼓励垦荒”,使之繁荣,受民欢迎;并辅佐平王,迁都洛阳,建立东周,使历史推进到春秋时代。原来申伯是开创春秋纪元的关键人物。其实,今人建楼纪念申伯,并非为了别的,而是因为他安邦定国,发展生产,造福一方,荫及后人;主要是宣传爱民不害人,办好事不做坏事,对得起历史而不受唾骂。人生在世,或务工从商,或官一方,该怎么办,申伯楼给出了答案。

再上17级楼梯,到了三层楼茶厅。这茶厅有9张八仙桌,每桌4把靠椅,上方墙式竹帘下,摆放一架古筝,音响正放“二泉映月”。坐品香茗,静听音乐,那优雅的茶厅、宜人的环境、清心芬芳的绿茶,悠悠扬扬如怨如诉的琴声,令人怡情醉心。

又登30级楼梯,便是四层顶楼。此层茶厅较小,只放两张方桌。雕花桌面上铺着玻璃,深红座椅,浅红坐垫。四面都是满墙大窗,墙角挂有八块匾牌,黑底绿字,字形美丽,上写唐朝诗人灵一的一首诗《青山潭饮茶》:“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清溪流水暮潺潺。”此诗与此茶厅相配,意境更为优美。凭窗四望,浉园里面的亭池桥廊、竹树花草,尽收眼底;外面一条浉河,碧水滢滢,岸柳依依,远山影影,蓝天白云,又是一番开阔舒畅的景色。想起楼下柱上的一副对联:“申城恰似线装书翻开两页风生,浉园堪称山水画卷起一帘烟景”,登上此楼,更觉这副对联美妙。

走出申伯楼,兴犹未尽。楼内陈设,楼外景色,历历在目;历史教诲,茶厅琴声,余音缭绕不绝于耳;美情佳意,久在心头萦回。

“不合作运动的先驱”——竹林七贤

□崔保仓

“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眼,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

——题记

他们正赶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候。他们不合作的理由简单,无那“心”是也,不合作的方式更简单,不愿当官。

他们经常在竹林旁,喝喝酒,说说庄子,谈谈《易经》,吹吹风,人少的时候,吃点药。那是种叫五石散的药,价格不亚于现代的海洛因,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据鲁迅先生考证,吃了这种药,内里烧得慌,得吃冷食,喝冷酒,穿宽大的衣服,还要不停地行走,叫行散。基本上有七个人,时人谓之竹林七贤。贤者,字典上说,有德行、有才能者也。

但笔者认为,他们说不上什么大好人,但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行为有些另类。他们由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摆脱了中国人数千年来为生计所迫的境地,不用上班,不用养家糊口,不用担心公司或企业是否盈利,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操心的只是如何打发日子。虽然是天生的有钱、有闲阶层,但没说过“我爹是……”或“弄死他,我赔钱”之类的话。

可是,当权的统治者却偏要他们来做官。七贤之一的山涛另有他任,便给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写了封邀请信,让他接替礼部侍郎一职,又叫选曹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分管干部的中组部副部长,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位。咱们的嵇康接到信时很可能是刚吃过五石散,本就心中发热,阅信后更是怒火中烧,提起笔来,那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便诞生了。

魏代汉,晋替魏,本无所谓对错;弱肉强食,符合自然规律。你有那“心”,俺无那意,各行其是,何必强求?可统治者的讨厌就在这里,非要别人来入伙。《古文观止》上李密的《陈情表》也是为此而写。只是李密的“表”写得柔情百端,安然过关,嵇康的“书”太过慷慨激扬,由此而被杀了头。史载,他临刑之日,3000多名太学生前往为他送行。别说是在古代,就是现在,这场面如果没有人组织或要求,一下子有3000多人去送行的恐怕也少见。

嵇康看这么多人来了,觉得怪对不住人的,便让人把琴拿来,将很少人会弹奏也很少人听过的名曲《广陵散》酣畅淋漓地演奏了一遍。他想,权当诸位是来欣赏一场音乐会吧!然后,这位绝对的帅哥、多才多艺的青年从容赴死。

嵇康的同道刘伶,每天携壶酒,坐上独轮车,让仆人肩上扛把铁锹在后面跟着,一边喝酒,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死便埋我!”

竹林七贤的另一主角阮籍,坐的是四匹马拉的车,喝着酒,任由车随便走,一直走到无路可走,他才痛哭一番,什么也不说地往回转。唯有一次,他经过据说是当年楚汉相争最为激烈的广武山,大声喊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说谁呢?不清楚,到现在,史学家还在争呢。

司马昭时为大将军,想与阮籍结为儿女亲家,提亲的人每次登门,只能见到沉醉不醒的阮先生,没法说话,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多月,大将军只好作罢。酒多伤身体,阮籍在嵇康死后两三个月,也告别人世。

山涛,七贤中的长者,认认真真地当官,兢兢业业地干事,虽然嵇康写信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还要绝交,但死前却把子女托付给山涛。历史可以作证,他们彼此的信任与理解没有发生意外,太难得了。而那时,嵇康的哥哥还好好地当着大官。

嵇康的跟班向秀,在去洛阳赴任的途中,经过七贤当年相聚的山阳,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那篇《思旧赋》,由于心存畏惧,文章不长。一千多年后,鲁迅还在埋怨他何以只写了那么寥寥几行。

偶然看到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文章,突然阿Q般地想这算什么,中国一千多年前就有了,那就是竹林七贤,他们才是“不合作运动”的先驱。只是,甘地的“不合作”独立了一个国家,而七贤被杀得七零八落。这就是地域、时代的不同。

嵇康们并不是像甘地那样,志在达到政治上的某种目的,而只是想本色地活着,想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打铁、弹奏音乐、吟诗作赋,放飞心灵,拓一片精神自由的天空。在树下打铁不为稻粱谋,而是乐趣。乡邻来敲把镰刀,打把锄头,免费!携壶酒来,就一同坐下话话桑麻,捉只鸡来,便手撕口咬,嚼嚼鸡肋;弹奏音乐,不售门票,写下了诗赋就大声地朗诵,读到会意处把酒大笑,触到伤心处嚎啕大哭……一棵茁壮的文化小苗慢慢地钻出地面,假若能够长大,我们文化的历史该会留下异样的奇葩。可惜的是,这样的存在竟然被统治者嫉妒,偏要他们来入伙,于是政治的阴霾将之一口吞没,本真的面目消失了,传下来的是无处不在的面具。

“万类霜天竞自由”。不知过了几世几劫,一个伟人年轻的时候这样写道。你瞧,人类追求自由的灵性跨越着时空在传承。更多的后人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偶尔偷窥一番七贤,然后继续“心为行役”的人生。

春到山寨 肖 东 摄

燃 烧

□唐泽慧

当夜风送来第一缕清香
你走进我的心房
伴随着幽蓝的跳动
沉浸在夜晚的茶乡

茶乡,我最美的家乡

你如今,变了何等模样
是被烈火烘干了躯体
是面貌一新变了样?

还记得那摇曳的灯
伴在身后
它不是最美
播撒在银河
却最亮
如今,我上哪里
寻找这光

是要流行的主流
还是饮醉了的清香
我只知道我的灵魂
将由它们装!

野 道

□张德源

2010年末,一个冬日的夜里,我接到一个亲戚从某省会城市打来的电话,让我给在某市公安系统任职的一位战友打个电话,请那位战友出面或设法帮他一个忙:他开的一家劳务公司在一家南方某建筑公司手里接了一个工程,工程完工后,那家南方公司找许多借口,没全部履行合同,少付给他近一百万元资金,多方交涉,没有结果。他说:快过年了,他少给我钱,我就没办法给农民工发工资,你务必请那位战友帮帮忙,最好能出面“吓唬吓唬”那家南方公司。

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电话我不能打。打了,那位战友也不会帮这个忙。因为我知道,我那位战友决不会去办职权之外的事。我跟这位亲戚说,你带上合同,去请位律师,或调解,或打官司,问题总会解决的,你要相信法律。亲戚没等我说完,便喊道:“好了,好了,你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书呆子。”“叭”的一声,电话挂了。

次日,这位亲戚又打来电话说:我想好了,我准备打一架。我一听,也喊了起来:“胡闹!你打什么架呀?你一定得听我的,去请律师!”亲戚说:“你不懂,真的。好多事,你都不懂。”我有些恼怒,但也无奈,只好说:“你懂。你什么都懂。可你别把身家性命给搭进去了。”

三天后,亲戚兴冲冲地告诉我:打了一架,混战一场,双方各伤了十几个,头破血流,但问题解决了,对方按合同补付了80余万元。双方的伤员,经政府和相关部门调解,各负责各的,包括治疗、赔偿。他这一方,大约花七八万元就够。

我很讶异:看起来很难的事,打一架竟很快解决了。但我还是遗憾:打一架,各伤十几个,多么不该!通过法律程序不更好吗?

又过了几天,我亲戚的亲戚由某省城返乡,驻足我处。谈及此事,他对这位共同的亲戚尊崇有加。他说:咱这位亲戚何等样人!他可是打工起家的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是从底层一步一步爬起来的人物啊。他怎么会听你的话去请律师、打官司?你问为什么?你想啊,这年头,谁请得起律师、打得起官司?上百万标的的案子,就像块大肥肉。律师、法官了解情况、复印材料,查找证据、证人,今天一趟,明天一趟,哪次不好酒好烟招待?要是遇到贪人、贪官,今天约你打牌,明天让你请他洗澡,还有啊,今天说来了个客人,你帮忙安排招待一下,明天说大姨子小孩结婚,要送个礼……如此这般,拖上个年把半年,三年五载,赢了官司,你也脱了几层皮……你想啊,咱亲戚那样聪明的人,他会去打这官司?你堂堂一家大公司敢赖我钱?耍赖谁不会呀,没有最赖只有更赖。找几个会吵敢打的,先吵后打,再吵再喊,热闹就来了。于是,媒体帮腔,政府出面,农民工回不了家了呀,领不到工资呀,这还得了!事情一闹大,立马有人管,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不是外星人。这话,我懂;这理,我也懂。但他所做的,我却不能。我几十年来所受的教育,我几十年来所奉行的做人原则,使得我不可能把人往邪道上引,如鼓励别人去打架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亲戚说我好多事都不懂,我认了。

不知怎的,我忽然就想起家乡人对这位亲戚小时候的评价:那家伙野道得很。“野道”是什么意思?当时没细想。现在想想,不走正道?歪门邪道?鬼鬼道道?旁门左道?横行霸道?不全是,但好像又都有点是。

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先生说过:同是学法律的,却有两种人:一种人会被法律困死,一种人会把法律玩死。前一种人很多很普遍,即处处用法律规范、约束自己,从不越雷池半步,循规蹈矩。后一种人呢,总是打擦边球,钻法律空子,用此法和彼法打架,从而使自己脱身、脱罪、甚至获益。想到此,不免有些感慨。很多人,很多事,如时下社会上的许多焦点和矛盾,你想通过沟通,你想通过对话,去妥善解决而非诉诸武力。对不起,你谁呀?他根本不搭理你。而当你也握起拳头,挺胸亮剑,也许,事情就会发生变化。记得成都武侯祠里有一名联,云:“世上事似了未了不了了之;局内人知法犯法非法法之。”是啊,世事如烟,红尘滚滚,守法、犯法,正道、野道,很多时候,说不清,道不明,只能由人心去分了。

弟媳和她的学生们

□晏 子

生活中有一些十分熟悉的人,比喻我的弟媳,由于接触太多而觉得平常,因为他们总是把生活中的琐碎一面展示给你。但可能在某一个偶然,你发现她其实很不简单。

在我们的电影《姐妹排》拍摄期间,在县城附近拍完一场战争戏,导演突然决定就近拍摄在军部宣布姐妹排留守一场戏。军部的外景地选在当年的鄂豫皖党政军机关旧址,在城南三完小院内。时值周末,铁将军把门,更不要说短期内布好景。情急之中灵机一动,我给弟媳打了电话。她的单位和旧址同在一个大院。她匆匆赶到,找到钥匙打开了党政军机关旧址大门。这真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红军军部,连“苏维埃万岁”的墙标都是原始的!但还需一个主席台和三十几张凳子。剧组人员都还在打扫上一战场呢。太阳开始西斜,导演和摄影师、美术师面露焦虑。弟媳见状打开另一院子的大门,那是她们的特教学校。不一会儿,一群失聪的孩子马上从各个房间跑出,围绕在她的周围。弟媳向他们打起哑语,随着她的手势,我在孩子们的脸上读出了激情与向往。

我发现哑语之美最初是从电影《钢琴课》开始的,我把哑语归结为“语言的舞蹈”。现在发现我的弟媳也能熟练地“舞蹈”,每天教这样一群特殊的学生“舞蹈”,崇拜与感动之泪几乎从我的眼眶冲出。

在弟媳的带领下,七八个学生有秩序地随她而来,很光荣和兴奋地开始往旧址里抬桌子搬凳子,其余留下的则露出沮丧的神色。

不等剧组到来,弟媳和她的学生已经帮我们布置完现场。一个特别聪明活泼的孩子开始跟我们交流,他指了指导演,拿食指夸张地向上挑了一下自己的鼻梁,在地上写道:“他是英国人吗?”看来他也看出了导演的与众不同了。

演员们已在陆续到位换服装了,看热闹的观众也围上来不少。为了安全,弟媳又在打哑语让孩子们回到自己学校宿舍的院子里。我不忍地看着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的孩子们,突然又灵机一动,让四位个头高些的女孩子留下。我亲自带着她们来到服装车前,安排服装师给她们换上了红军的服装。

拍戏的时候,虽然她们因为听不见而被安排坐在靠后的位置,但她们仍然很认真地看着在导演旁边的弟媳给她们发送的哑语翻译。于是她们很顺利地完成了扮演女红军群众演员角色。而那个聪明活泼的小男孩,我一直记住了他激动得通红的小脸和羡慕的眼神,最后没能给他一个角色满足他的表现欲,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个遗憾。因为也许一个机会、一次信任,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一生。

当初弟媳从城郊的一个中学主动要求调到特教学校,我倒是没有多想她的动机和出发点。这两年她总说自己的听力在下降,我每每打趣她,这倒更与你特教老师的身份吻合了。这一次我从她慈爱的眼神和优美熟练的哑语里,还有她的手势下井然有序的孩子们,我发现了弟媳的高尚和成功,绝不亚于我所得到的那些虚名。

回望旧年(组 诗)

□李胜志

2月2日,云南大旱

一会儿晴
一会儿阴
多愁善感的云南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云南的云
着火了 在南方的天空里
静静燃烧
云南的风
着火了 在南方的大地上
东倒西歪

久旱不雨
暑气连天
那些风调雨顺的日子
哪里去了

3月28日,王家岭矿难

一听这名字
就知道是恋人散步的
好地方 月白风清的晚上
也是最有诗情的晚上

一听这名字
就知道是家人团聚的
好地方 春光明媚的白天
也是最有画意的白天

当我们围着煤火
讲述王家岭的故事
那些熟悉的脸庞 就会在火光里
忽隐忽现

4月14日,玉树地震

一棵树
一棵穿金戴银的树
说倒就倒了
连邻家的小狗
也没来得及
咳嗽一声

好大一棵树
从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
轰然倒下
倒进青海里
溅湿了天鹰的翅膀
和格桑花的目光

树倒了
根还在
扶起那些倒下的日子
今后的岁月 还会
茁壮挺拔
枝繁叶茂

5月1日 上海世博

长江之下
大海之上
我一眼就看到了
我的中国红

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世界全在这里了
一半浦东
一半浦西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
一百年前就接到了邀请
我们回到五湖四海
一百年后还会意犹未尽

足不出户
就能游遍整个世界
我们与世界
其实就是一张门票的距离

8月8日,舟曲泥石流

舟曲是一条船
在泥石流里劈波斩浪
深入浅出
往日那些柔软的流水
忽然像石头一样坚硬
覆盖了船尾 往日那些
坚硬的石头 忽然像流水一样柔软
淹没了船头

用哀乐
用国家仪式
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
让脱缰的山坡
让呼啸的泥土、石头和流水
哑口无言
慢慢窒息

9月29日,海南洪涝

一场雨
从国庆节前
下到国庆节后
让海南
从头到脚 散发着
海鲜的味道

古木倾倒
大坝决堤
洪水漫过街道
漫过屋顶
甚至漫过飞鸟的翅膀

这场雨
已经酝酿了半个世纪
只有下下来
海南的天空
才会云开雾散
艳阳高照

11月12日,广州亚运

北国的京城
瞬间 被一个
叫做康辰晨的女孩
用圣洁的指尖
点亮

当火炬抵达激情广场
我们要记住这一刻
2010年11月12日
亚洲45面旗帜 从四面八方
招引着那些洁白的羊群
来到羊城 来到
南国的心脏 和十三亿
颗心 一起
跳动

亚洲雄风
掠过绿洲和沙漠
掠过西域和东海
掠过秋天的枯草
和落叶 吹醒了
鸭绿江畔的阿里郎 吹醒了
黄河岸边的茉莉花